

典藏插图版

小泉八雲集

怪談 奇譚

(日)小泉八云 著

匡匡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典藏插图版



(日) 小泉八云 著

匡匡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小泉八云

(KOZUMI YAKUMO 1850-1904)

怪谈·奇谭

X yoku yukaki
Umi no soto namu
Heikegumi
Tobime nagaku seshi
Hito no hale kamo

Y Make ususa
Munen to muné ni
Hasami kin
Kao mo makka ni
Naru Heikegumi.



小泉八云 遗稿手迹《平家蟹》



其ま
ちま
地口
猫飼好五十三疋
上

二
下

神奈川
かぐら

正塚
つとせ

三
萬

三
毛
ま

小田原
とご

吉原
がら

原
と

蒲原
はら

江
尻
しり

箱根
へ

戸塚
とら

大塚
おの

程ヶ谷
のとかい

目 录

无耳芳一	1
鸳鸯	12
阿贞的故事	14
乳母樱	18
计策	20
镜与钟	23
食人鬼	29
貉	35
辘轳首	38
被埋葬的秘密	48
雪女	52
青柳的故事	57
十六樱	67
安艺之助的梦	69
生灵	168
阿龟的故事	172
蝇的故事	177
忠五郎的故事	180
镜之少女	186
伊藤则资的故事	192
碎片	206
振袖和服	209
屏风少女	213
辩才天女的同情	218
鲛人报恩记	225
死灵	230
雉鸡的故事	233
风俗	236

宿世之恋	76
因果谭	100
天狗谭	105
和解	110
普贤菩萨的传说	115
骑死尸的男人	118
菊花之约	122
毁约	127
阎魔殿内	135
果心居士的故事	139
梅津忠兵卫	147
鲤梦	151
幽灵瀑布的传说	157
茶碗中	161
常识	165

傻大力	238
弘法大师的书法	241
食梦貊	246
向日葵	251
蓬莱	255
穿武士服的跳舞小人	259
丢失饭团的老奶奶	265
蜘蛛精	269
画猫的少年	271
不老泉	275
鸟取的棉被	278
磨豆桥	283
译后记	285

去今七百余年的往昔，源氏与平家两族间连年争霸，终于在下关海峡的壇之浦展开了最后的决战¹。平家势力于此一役悉数覆灭，满门妇孺，包括当年在位的幼帝，亦即史书记载当中的安德天皇，也于决战之中丧生。其后七百余年间，壇浦海域及其沿海一带，便时时可见鬼魂逡巡出没……我在此前其他著述当中曾有谈及一种叫做“平家蟹”的、壇浦湾所特产的奇异蟹类。这种蟹的甲壳上生着状似人脸的纹路，据说便是由平家武士的亡魂变身而成。不过除此之外，那一带的海边更有不少奇谭异事广为流传。月黑之夜，数以千计的流火在海岸上空飘荡流窜，驭着浪涛起伏舞动，令人毛骨悚然，渔夫们都称这青白火焰为“鬼火”。每当风起，海面上传来阵阵喧嚣暗鸣，犹如决战沙场的人啸马嘶。

话说早年间，平家亡魂之神出鬼没尤胜今日，性情相比如今也更为凶残凄厉。每逢船只航经这一海域，厉鬼们便会攀上船舷，将船扯翻。不然便专门窥伺在此游泳的人，将其拖入水底溺死。赤间关²的阿弥陀寺便是为了祭悼这些死者的亡灵而建。寺

院附近，靠近海滩的一侧还辟有墓地，同时寺院境内更修造了多座祭塔，以投水而亡的天皇为首，塔身上刻载着平家一族中所有主要人物的名号，并定期举行法会，为亡魂们祈祷冥福。寺院落成，墓地竣工，平家的亡灵们自此不再如往日那般扰人。然而尽管如此，依然会时时生出些匪夷所思的怪事。似乎并非所有鬼魂皆已投胎转世，彻底平息了怨念。

大约几百年前的赤间关，住着位名叫芳一的盲人，以其精湛的琵琶弹词技艺而闻名远近。据传他自幼起便开始习练琴艺，尚年轻时，造诣已远超几位师尊之上。芳一作为琵琶说书艺人立身扬名，尤其以讲述《源平物语》的一段书最为拿手。人道是：吟唱起《坛浦会战》一节时，芳一的弹奏简直已臻于“鬼神共泣”的化境。

当初立意要成为一名弹词艺人时，芳一曾饱尝贫寒之苦。然而，幸得良人接济，蒙受了不少恩惠。阿弥陀寺的和尚素喜诗曲管弦，时常将芳一邀进寺里，请他奏起琵琶，唱一阙《平家物语》。和尚深为这位年轻后生的卓绝技艺所折服、赞叹，不久便力劝芳一搬入寺中同住。芳一心怀感激地接纳了这份邀请，于寺院内得一间小屋栖身，三餐起居皆有了照应。作为酬答，则在未有冗务烦扰时，通常是黄昏时分，抚起琵琶，为和尚敬献一曲，

1 坛之浦：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周边海域。坛浦之战，为平安时代末期（1185年4月25日）源氏与平家两族相争时（史称治承·寿永之乱）的最后一场决战。

2 赤间关：日本山口县下关市的中心地，下关港周边一带的古称，亦写作“赤马关”。

聊以开怀。

某个夏日之夜，和尚受邀前去某位往生的施主家中执法事，也带了寺里的小僧同行，只余下芳一独自留守寺中。溷热的夜晚，盲眼的芳一来到卧房前的檐廊下纳凉。檐廊面朝阿弥陀寺背面的一座小小庭院，芳一在那儿等候着和尚们归来，同时挑琴弄弦，聊以排遣寂寥。谁知直至午夜已过，依旧不见和尚回转，而待在卧房中又嫌过于闷热，芳一便留在了屋外。终于，后门上有脚步声由远及近传来。有人横穿过庭院，冲着檐廊笔直走近前来，在芳一面前停住——却不是和尚。忽然，来者既无寒暄，亦无客气，操着武士呼喝下人的口吻，以一把低沉浑厚的嗓音，直唤盲眼琴师的名字道：“芳一。”

直把芳一骇了一跳，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才好。如此一来，那声音则以更为严厉的命令语气再次喝道：“芳一！”

“是。”盲眼的芳一畏惧于对方口气中的威胁意味，战战兢兢应道，“在下眼盲瞧不见，请问是何人唤我？”

“不必担心。”陌生的来者换了副稍微平和的语调，“我就落宿在附近的寺院，此番受我家主公差遣，来此传话于你。我所侍奉的家主，乃是家世身份无比高贵显赫之人，此刻正与多位嘉宾一同逗留于赤间关，因想要参观壇浦会战的古战场，今日特意走访了那里。家主听闻你是弹唱《壇浦会战》的名手，起兴定要请你前去唱上一曲。此刻大人并随众们已齐聚于下榻的宅邸等候多时，如此，你即刻拿上琴随我走一趟去。”

那个年代，对于武士的命令，是决不可轻忽怠慢的。芳一赶忙换上木屐，取了琵琶，随同那位武士动了身。武士在前方熟练

地为芳一带路，芳一则勉力加快步伐紧跟其后。牵着他的那只手冷硬如铁，武士大步流星，每迈步便发出金属碰击的铿锵之声，一听便知身上披挂着甲冑——肯定是哪个贵族官宦人家的守护警卫。芳一最初的疑惧逐渐消散，内心甚至暗自窃喜，以为这次不知要交什么好运。他心忖：既然武士曾说“家主是位身份高贵显赫之人”，那么期待听自己弹唱的这位大人，官阶至少该在一品的大名¹之上。不出多时，武士停下了脚步，芳一察觉自己置身于一座大门之前。除阿弥陀寺的山门外，很难想象下关町内还有如此巨大的宅门存在。芳一正兀自诧异，却听武士叫了声：“开门！”

话音方落，便响起了门闸抽动时吱吱嘎嘎的动静。二人进得大门，穿过广阔的庭院，又在另一处入口前站了下来。只听武士扬声唤道：“来人啊！我已将琴师芳一带到！”

门内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拉动隔障、纸门的声音，绞起木板雨窗的声音，女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声音……据她们的言谈措辞，芳一判断：这必是一群在高官府邸中侍奉司职的女侍。尽管如此，对于自己究竟置身何处，却是完全摸不着头脑。也未容他细想，便给人牵着手连登了几级台阶。来到最后一级时，被吩咐脱去木屐，又给人引领着，脚踩经宫女之手擦洗打磨后滑不留足的木板地，走过一段漫长似无尽头的长廊。也记不清到底绕了几个柱廊转角，横穿过几间敞阔到令人心下暗惊的榻榻米厅

1 大名：日本封建时代对大地域领主的称呼，由“大名主”一词转变而来。顾名思义，原是指在地方上拥有较大势力和较高声名威望的人，通常是庄园或土地的领主。及至室町与战国时代，则指称拥有武装与佣兵，且统辖大片地域的高阶武士，有时其管辖势力可涵盖一个或数个令制国。江户时代，则指从幕府接受一万石以上俸禄，且拥有领地的武家。

堂，终于来到一座极其宽广的大殿之上。芳一心下知晓：此时这殿宇内，已是达官云集，貂蝉满座。只闻衣履窸窣，如林中万叶飒飒飘落；耳边四下，众人皆压低嗓音轻言慎语，所用的也尽是文雅郑重的官话。

有侍官嘱他落座，一只蒲团早已为他设好。芳一坐下来，方将乐器调弦校音，一位听口气像是平时统领和监管女侍的老妇向他传令道：“请将那《平家物语》弹唱起来罢！”

芳一心说：要把整首《平家物语》统统唱完，须得好几个晚上。索性便斗胆问道：“全曲少时片刻恐难唱完，恭问当为在座大人们敬献哪一节为是？”

老妇答：“听说那《壇浦会战》一节最是悲思断肠，就将这段书唱与诸位听听罢。”

芳一领命便放开喉，挑动琴弦，由最激越的那段海战唱了起来。一时间，琴声嘈嘈切切错杂弹，铮钹湍急鸣动霄汉，如万千橹竞相摆荡；如百舸争流，千舰齐发的倾轧与突进；如箭矢嗖嗖，疾厉穿梭，擦破长空；如武士奋起厮杀的撕心怒吼；如铁鞋踏击船板的跫音；如钢刃刺破兜鍪的溃裂；更犹如刀剑劈杀下阵亡将士们身躯轰然坠海的绝响……喘息的间歇，芳一只闻身边左右纷纷赞叹：

“这琴艺，端的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

“在我家乡可从来听不到如此好曲！”

“岂止！这般天籁，人间又哪得几回闻！纵是打着灯笼找遍天下，怕也无出芳一琴师之右者！”

闻言，芳一更是浑身解数如花锦，比以往落力万二分地唱

奏起来。赞叹之声渐次寥落，周遭复又归于静默。然而，待他唱到平家那些与世无争的弱质女子、如花美眷，无奈却红颜薄命——不仅众嫔妃宫娥尽皆赴死，且连武将平清盛的继室，被封为二位尼的平时子姬亦怀抱着幼帝投海自尽——情状之惨烈，使得座中诸客齐齐发出怆然长叹，且悲痛如狂地大声号泣起来。置身此情此景之中，就连盲琴师芳一本人，亦不禁被自己琴声带来的这份凄厉哀绝震慑到颤栗不已。众人呜咽着，啜泣着，久久不能歇止。

终于，悲叹之声逐渐消散，继而在一片沉默当中，又听方才那老妇的声音再度响起：“早已闻悉弹唱《平家物语》的琴师当中，你是首屈一指的名手。不想今晚的演奏，更教人叹为观止。我家主人交待要重重赏你。不过大人希望自今晚起，连续六日，每晚一次聆赏你的弹奏，之后便将起驾回程。因此，明晚你须与今晚同一时刻前来。方才去接你的武士，届时仍会上门叨扰……此外，另有一事不得不预先叮嘱与你：我家大人此刻逗留赤间关，以及你今夜来访之事，万不可向他人提及。大人此番巡游甚为机密，与此有关的闲言碎语一概可免则免……好了，你且回寺去罢。”

芳一毕恭毕敬告退之后，便被侍女牵着手带往官邸玄关前。方才迎接自己的武士已在那里等候，将芳一领到阿弥陀寺背后的门廊上，遂告辞而去。

芳一回到寺内已是天光熹微。离去一夜，却也无人察觉。和

尚深夜方归，以为芳一早已睡下。白天芳一则稍事休息，关于这件匪夷所思的奇事，并未向任何人言及。翌日子夜一至，那武士便又来迎接，再次将他带往那处显贵云集的府邸。于是，芳一也再次博得了与前夜相同的喝彩。谁知，清早返寺时，却被和尚唤了去。和尚口气柔和地嗔问道：“芳一，这两日贫僧我为你甚是担心。你双眼不能视物，却深夜独自外出，着实凶险。为何不与人知会一声便出门去呢？若打个招呼，贫僧也好派名仆从跟随左右。你究竟是往何处去了？”

芳一支吾其词：“还望大师见谅，鄙人因有些私事，其他时候皆不方便办，这才深夜外出。”

见他讳莫如深，闭口不愿多谈，和尚与其说伤心，不如说更为诧异，感到芳一态度中流露出一种不甚自然的隐瞒，恐是出了什么不好的事，心道：“这个盲眼年轻人，莫非是遭什么恶灵附了身，把魂给收了去？”却也未再追问，只私下吩咐寺内当差的仆役们，暗中留意芳一的举动，命他们一旦发现他又在深夜悄悄出寺，便尾随其后探个究竟。

果不其然，是夜芳一正欲偷溜出寺，就给仆役们瞧见了。几个当差的即刻提起灯笼，不声不响随他出了门。谁知当晚天雨，四下漆黑，待仆役们来到街上时，早已不见了芳一踪影，显然是步履如飞，走得极快。但考虑到他一个瞎子，再加月黑路滑，这事怎么琢磨都不免诡异。仆役们焦急地在街上四处寻找，将芳一可能去往的人家挨门挨户问了个遍，却无一人知晓他的下落。终于兜了个大圈，从海边又转回寺院，却听自阿弥陀寺墓园的方向，隐隐传来阵阵激越的琴声。这一带每逢暗夜，总有鬼火四下

飞窜，除去那点微弱的光亮，则漆黑不见五指。仆役们不由心惊，急忙提着灯笼奔向墓地，却见雨中芳一正孤身一人端坐在安德天皇的御陵之前，手拨琵琶，大声弹唱着那曲《坛浦会战》。并且身后左右，甚至层层墓碑之上，不计其数的鬼火团团簇簇，如蜡似炬。估计世上尚不曾有人目睹过如此骇人的景象。

“芳一！芳一！”众人唤道，“你让鬼迷了心窍了……芳一！”

然而盲眼的芳一却犹似充耳不闻，依旧痴迷地拨弄着琴弦，将一曲《坛浦会战》唱得益发如癫似狂。仆役们上前抓住芳一身子，朝他耳边大喊：“芳一！芳一！速速同我们回寺去罢！”

他却以叱责口吻厉声道：“如此高贵郑重的场合，尔等竟胆敢打扰诸位宾客的雅兴，会被治罪的！”

此言一出，饶是当时情状诡异，仆役们仍是憋不住，扑哧笑出了声。可见芳一果真是鬼魂缠身，确定无疑。众人不由分说，赶忙合力连拖带拽将他弄回了寺去。一到寺里，和尚吩咐芳一速速褪去雨水淋湿的衣物，待更衣完毕，又强喂他用过热茶餐饭，便命他从头至尾，细细禀来：方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如此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芳一踟蹰再三，迟迟不愿开口。然而觉悟到自己所作所为，确实让好心的和尚担惊受怕，甚至惹得他心头不悦，实在无法再继续隐瞒，便从武士初次造访时起，一五一十将所遇之事悉数做了禀告。

听罢，和尚开口道：“芳一，罪过啊罪过，你此刻处境十分凶险。没有早些告知贫僧实在太过糊涂。皆因你有天赋之才，方才招致如此意外的祸端。事到如今，想必你本人也很明白，你不

是去什么贵人府邸说书，而是每晚到平家墓地去‘对碑弹琴’直到天亮。今晚寺里的仆役们找到你时，你正淋着大雨，呆坐在安德天皇的坟前。暂不提你信以为真那些事，其实是死去的鬼魂在招你迷你。所有发生过的一切，统统不过是幻觉。最凶险还是，一旦你听从了鬼魂的差遣，就已落入他们掌控之中。下次若再任由其指示，则必会遭八裂之刑，身首异处。总之无论如何，或早或晚，都会有杀身之祸……今晚贫僧还有不得不出席主持的法事，无法留下来陪你。不过出门之前，贫僧会把一段经文写在你身上，它可辟邪，免你遭害。”

赶在日头西下之前，和尚与小僧将芳一脱得一丝不挂，提起毛笔在他胸前、后背、脸、头、手、足，以及足底，浑身上下每一处都写满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事毕之后，和尚叮嘱道：“今晚贫僧出门以后，你且去后门廊下，安安静静坐那儿等着。不管是何人唤你，或发生何事，都不要开口应答，也千万不许动弹，什么都别讲，就一副沉思默想的样子一动不动坐在那儿。若是动了，或是发出一丝声响，身子就会被撕得四分五裂。你绝不可惊慌失措，喊人救命。就是喊了，任谁也救不了你。但你只要能谨遵贫僧吩咐去做，便不会发生任何危险，并且这事也便到此为止，今后再也毋需担惊受怕。”

太阳落山，和尚与小僧出了门。芳一遵照和尚所言，在檐廊边坐下，将琵琶放在身侧地板上，取了个打坐禅定的姿势，静静不动，留心着不敢咳嗽，或是喘气声过于粗重，就这样直坐了儿